

《走近大家——我访过的当代文化名人》  
李树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隔岸的甲午》  
祝勇 著  
东方出版社



## 一泓秋水写名人

文/朱家珑

《走近大家——我访过的当代文化名人》一书我有幸先睹为快。树平先生在他二十多年的出版编辑生涯里,曾深度访问了一批国内的名人大家。本书中,作者选择撰写了几十位人物,他们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学术巨擘,有的是书画家,有的是政治家、宗教领袖、教育家、音乐家、舞蹈家……这些人物中,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有的还正活跃在当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在推进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方面都曾作出过非凡的贡献。

读罢书稿,我感慨不已,心潮难平。随着二十世纪时光的流逝,一些当年的文化大师正从我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如今的一些年轻人甚至都淡忘了他们的名字。西方有句谚语:“失去一个老人,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我坚信,时光会湮没他们的身影,却始终难以湮没一代人对他们恒久的仰望。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精神思想永远留存在世间,并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上

散发着光芒。

作者的书稿里记叙了名人大家许许多多的故事,是那样的感人至深。如史铁生那种“用生命书写生命”的顽强精神;如吴冠中、范曾他们视艺术胜过生命的不懈追求;如钱锺书,他不止一次拒赴“国宴”,特别是有一次江青点名要他参加,他也决不出门的文人气节;如赵朴初的清廉作风,在1950年他经手一笔极为庞大的美国救济物资,三反运动时经受了三级审查,结果,没有一丁点问题,周总理赞扬他“一尘不染,真是难得!”;还有如巴金,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晚年还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完成《随想录》,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揭露当时专制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审视自己在“文革”中的“奴隶意识”……等等等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者用生动形象的文笔展现了这些名人大家高尚的精神和完美的人格:那样一种独

立不倚的学魂,那样一种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思想境界,那样一种刚正不阿的骨气,那样一种真诚坦荡的博大胸怀,那样一种像一泓秋水似的谦虚平和心态……我们都曾有在黑暗中跋涉前行的经历,那时最渴望的就是前方有一盏灯或是一点光亮。所以我以为这是一部有意义有价值的书,特别是对初涉人生,在成长中感到迷惑和彷徨的青年或者学生们来说,就是照亮他们前行的灯光。一个编辑能拜访到这么多的名人大家已属不易,还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他们的音容笑貌、非凡经历栩栩如生地写出,就更为不易了。读这样的书,读者可以随着作者的笔触去渐渐走近这些当代的名人大家,在阅读中增进知识,陶冶情操。我真诚希望有更多这样有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的书出版,并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由衷喜爱。■

《依偎》  
丁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写进人心皱褶处

文/黄孝阳

丁捷的长篇小说《依偎》发表以来,已经先后斩获第八届金陵文学奖、2013年度亚洲青春文学奖和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等,并有几种语言、多个版本上市。莫言给题写书名了,我很好奇,就找来看。看完后,就搁在一边去忙别的事。忙了几天总觉得心里搁着一样东西,忍不住又把它捡起来,这回就不是看了,而是读。

对我来说,看与读是两回事。看,是看小说人物的面容与命运。我喜欢这个过程。其间有手指翻动书页所带来的触感,犹如致幻剂的淡油墨味,以及奇妙的代入感——就好像我灵魂的一部分,正在奔赴一个乌托邦的旅程中,四周大雪纷飞,寂静如同雪沫从树枝上滑落。而“我”已经知道:“我”将遇上一个叫“安芬”的女子,然后在一起,成为“我们”,不再孤单,互相依偎取暖。我们的形象就是荣格说的原型,被时间与冰雪固定,被脱离肉体的灵魂之舞所雕塑,被死亡祝福。

这是爱情。但要比爱情还多一点。因为它涉及人之存在,涉及到自我的认知——还有什么比“我”更为重要?这个一念出整个世界

的呼吸都要为之窒息的词语,藏有太多让人欣喜,也让人疯狂的秘密。

而读,则是一个技术活,是对小说的拆与装,就像钟表匠人那样不断地拆、不断地装。人首先被还原成物,遵循自然法则、因果逻辑及种种公理定律;突然,在某个奇异的时间获得灵性,摆脱了现实与经验的困限,重新建构起一个自洽的小说逻辑。怎么说呢,这个小说就是一个“盗梦空间”,地基就是小说结尾处黑体的“第零章”。前面的一至二十章,种种景观,爱与痛的分享,皆建筑其上。这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智慧。

世界有时就是一场车祸现场。我已经人近不惑,见多了其间种种残酷。我不以为每个人都在每个人的路上。我以为大多数人都走在别人铺的那条柏油路上开着那辆并不真正属于他的车,还拼命地踩着油门,唯恐落后;每天为能多赚几个汽油钱火急火燎,也不管这条路究竟通向何方。然后,撞毁。撞毁前,再做一番痛心疾首状。而“栾小天”与“安芬”,一个是自闭的文艺青年,一个是阅人无数的神女;一个赤贫,一个有钱;一个有马力,一个

有谈默;一个认为爱与性的不可分割,一个以为肉体是通往爱的唯一桥梁……他们最后都把车驶离柏油路,抛弃了“正确的道路”。他们没有找到神秘的藤乡,但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藤乡就在他心里,是他的阿妮玛;也在她的心里,是她的阿尼姆斯。

浪漫和悲情,现实和回忆。小说中的“我和你”互为讲述者与倾听者。他们进,退;试探,闪烁;犹豫,坚定。书页一张张打开,他们的爱,就这样一点点发生。也许爱不过是一个“乌有之乡”,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咽喉。因为你,我才可能品味书上所有的词语,用我的舌头,我的五脏。或者说,你是我的咽喉炎,使我咳嗽、低热、眩晕,坐立不安,全身不适。而正因为这些症状,我才知道我还活着,这个糟糕的世界也从未有一刻遗忘了我。

这是人子最深的渴望。■

## 《隔岸的甲午》： 让沉默发出声音

文/渠魁

历史一晃过去了两个甲子,120年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走向,一个由此加速进入了列强行列,开始脱亚入欧。另一个国家则显然偏向历史的另一方向,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急救。

今天的中国强大了许多,只是这时日本也并未衰落,相反在它经济低迷的现状下,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又开始大肆地聒噪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段,祝勇前往日本,为他正在创作的甲午战争纪录片,寻访日本遗址和史料。祝勇是散文家,同时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对甲午海战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角度新颖是务必要寻求的方向。日本之行,他们走访百年前与那场战争有关的许多遗迹,不管是一个个未开花的炮弹,还是一张刻有“定远”的办公桌,还是一场并不寻常的祭祀……在被忽略的遗迹后面,是一个国家历史真实的写照,就像那张刻有“定远”的办公桌,如今沉默地躺在一座寺院内,谁会在意这个办公桌曾经的主人就是“定远”号管带刘步蟾。

以小见大,通过一件事情、一个物体娓娓讲故事,这是祝勇最为熟悉的历史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当下中国对于甲午研究常常忽略的细节,如果能通过一个个的细节(遗迹)串起一个时代,那么,这的确是一次复活沉默遗迹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无论如何无法错过在日本具有特殊意义的“黑船祭”。

“黑船”,是日本人的说法,其实是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四艘军舰,直抵日本江户湾的浦河港。日本近代史滥觞于此,如同晚清被英国舰队打开了门户。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有太多耻辱性的事件,日本人竟然祭以狂欢式的仪式,作为观察者的祝勇有太多的不解。他想探讨日本在近代如此顺利转向,何以日本在面对未动一发炮弹的“黑船”时,不仅心安理得地插上白旗,竟还有吉田松阴这样的青年要跟随军舰到美国去,为此不惜偷渡。

拍摄甲午,也是祝勇一次自我观念的洗礼,他不断否定自己惯常对日本的认识,就像否定关于“黑船祭”是“勿忘国耻”等简单的理解,他在书中谈到了“耻感文化”。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观体系,他们的世界划分为有

用的和没有用的。“黑船”带给日本人恐惧,但是也带给日本人希望,后来日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祝勇不惜笔墨写下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和李鸿章的对话。

李鸿章说:“话虽如此,阁下对归国舍旧服仿效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国家、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于我国。”

祝勇在文中说:“事实很快证明,还是森有礼‘有理’”。这样的对话,是历史的吊诡,也是观察两个国家文化异同的绝佳角度。对话的背后,还有很大的思想脉络可以挖掘,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日本在近现代化中的转型。

刚到日本时,祝勇惊讶于日本对中国研究的透彻,中国如同一个透明体裸奔一般。其实,日本对自己的研究更是透彻。但祝勇更想说的是,与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反,中国对于日本的了解则一直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说:“资料是一个起点,但历史学家在此之前和之后都要在场,并用技巧,做出选择。”21世纪的甲午年,历史叙述者祝勇在场,在这场日本之行中他厘清还原了许多历史现场,努力让沉默的遗迹发出声音。就像他对未开花炮弹的重新评判,否认这是清政府腐败、偷工减料的直接佐证。

1894年,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刻度,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小小的刻度映照的是一个朝代的兴衰走向。正因如此,真实地触摸战争遗迹后,叙述者祝勇在他的文字中,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他强烈的感情,带着无奈、带着矛盾。毕竟,谁让这百年的历史遗迹无人问津?谁让历史遗迹始终沉默呢?

祝勇《隔岸的甲午》的价值在于,为怎样看待历史、怎样看待日本和甲午之后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度的历史人文主义视角。■